

水滸察隱

三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鼇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文章家有過枝接葉處。每每不得與前後大篇一樣出色。然其敘事潔淨。用筆明雅。亦殊未可忽也。譬諸游山者。游過一山。又問一山。當斯之時。不無備徑。於小橋曲岸。淺水平沙。然而前山未遠。魂魄方收。後山又來。耳目又費。則雖中間少有不稱。然政不致遂敗人意。又况其一橋一岸一水一沙。乃殊非七十回後一望荒屯。絕徼之比。想復晚涼新浴。豈棚花下搖蕉扇。說曲折。復不淺也。

看他寫花榮文秀之極。傳武松後定少不得此人。可謂矯矯虎臣。翩翩儒將。分之兩雋合之雙璧矣。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來里路。這清風寨卻在青州三岔路口。

地名清風鎮。因爲這三岔路上通三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落筆亦似一座惡山。恒伏下許多林莽。那里也有三五千人家。卻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

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只說宋明公獨自一箇背着些包裹。迤邐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箇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行間文有犬牙。偏先將劉寨之法。北邊那箇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箇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箇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床上坐了。納頭便拜。四拜。寫花榮又有接包。要正廳上當設放涼床。寫得虛設。坐位安排。宋江來久矣。特暗暗借陪。故事翻寫。止異樣交情。來真正妙手。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箇潑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曾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三字與上涼床。句句對看。要知他涼床不。

一段實主二字相得便通下文妻妹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并

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

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是人壽幾何卻又理會

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里走

一遭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

子出來拜了哥哥寫花榮又有花榮○花榮武官却認其文也○看他文心前掩後

是花榮今日是花家妹子仍得見花知榮恭人奇也未算到秦家嫂嫂却先見花家

復知其結構之妙哉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真好在後堂安排

筵席洗塵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

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緣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厮的口

宋江道卻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

特地不過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卻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

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是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里守把

時。是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是近日除將這箇窮酸餓醋來做箇正知寨。是這厮又是文官又不識字。是自從到任只把鄉間些少上戶詐騙。是朝廷法度無所不壞。是小弟是箇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厮毆氣。是恨不得殺了這濫污禽獸。兄長卻如何救了這厮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民貪圖賄賂。未有不獲害其妻孥者。既仁者信花榮口中寫得如秦鏡相似。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讐可解不可結。他和你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臻臻。至至獻酒供食。伏侍宋江。宋江當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款待。話休絮煩。宋江自到花榮寨裏。喫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箇梯己人。一日換一箇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誼譁村落宮觀。

寺院閑走樂情。

寫下花榮作都好。好。

自那日爲始。這梯己人相陪着閑走。邀宋江去。

市井上閑翫。那清風鎮上也有這座小構欄。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

江與這梯己人。在小構欄裏閑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

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己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里肯要。

他還錢卻自取碎銀還了。宋江回來。又不對花榮說。那箇同去的人歡喜。又落

得銀子。又得身閑。

此等只是閒筆閒情。

自此每日撥一箇相陪。和宋江去閒走。每日又只

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箇不敬愛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一

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屆元宵節近。且說這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

事。準備慶賞元宵。料斂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紮縛起一座小龍山。上面結綵

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逞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紮起燈棚。

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

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已牌前後。上馬去。

公廨內點起數百箇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

下裏把守柵門。

爲官廳如此矣。

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喫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

聞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

緣我職役在身。不能殷閒步同往。

先補一句。

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

早的便同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卻早天色向晚。東

邊推出那輪明月。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己人兩三箇。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

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

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并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箇人手厮挽着。來到大王

廟前。在鼇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

夥人團住在一箇大牆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卻是一夥

舞鮑老的。宋江矮矮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己人卻認的社火隊裏。便教

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紐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只見這牆院裏面。卻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箇婆娘在裏面看。

武知寨領上馬去。

歷文知寨領和婆娘看燈往住如是矣。

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卻認的宋江。便

指與丈夫道。兀那箇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喫一驚。便喚親隨六七十人。叫捉那箇笑的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箇梯己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廝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廝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子。從不會在清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卻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廝兀自賴哩。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覈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里。今日如何能覈下山來。卻到我這里看燈。那婦人便說道。你這廝在山上時。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繇我叫大王。那里保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到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賴皮賴。

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厮。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箇囚車，把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裏去。卻說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奔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了，大驚，連忙寫書一封，差兩箇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漢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拆開封皮，讀道：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文，文，花榮近日從濟州來。放開城二字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昭察。不宣。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厮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卻與強賊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寫濟州？劉文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文官徒知此耳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覆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花榮一生綽槍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槍曳棒，直奔到劉高寨

裏來。把門軍人見了。那里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喫驚。都四散走了。得驚
好好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拿着槍。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寫得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驚得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箇武官。那里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箇軍漢使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回家裏去。花榮上了馬。綽槍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箇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箇親眷。你卻甚麼意思。我的一箇表兄。直拿在家裏。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卻說劉知寨見花榮奪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奪人。那二三百人內。新有兩箇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得了些槍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奔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人來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寫得都懼怕

花榮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卻見兩扇大門不關。好寫得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好寫得左手拿着弓。右手挽着箭。好寫得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箇新參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兩厮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朵頭。妙搭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喝聲着。正射中門神骨朵頭。妙二百人都喫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這頭盔上。朱纓。妙颼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妙那兩枝箭。卻射定在兩扇門上。總結有力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妙妙那人叫聲哎呀。便轉身先走。好寫得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得寫花榮且教閉上寨門。卻來後堂看戲。宋江花榮說道。小弟誤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卻不妨。只恐劉高那厮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箇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誥。真好和那厮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

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卻又怕閻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兀耐劉高無禮。要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箇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剮。不得賢弟自來搭救。便有銅屑鐵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之親。因此寫了劉文。花知寨差矣。越讀書人越處。我將姓潘。誤天下。慨歎之聲。越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卻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喫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卻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拏出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是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卻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榮好花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擔閣。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喫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箇軍漢。送出柵外去了。宋江自連夜捱去。不在

話下。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箇箇都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箇教頭道。着他一箭時。射箇透明窟窿。卻是都去不得。劉高終是箇文官。有些算計。當下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明日卻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鬪毆之事。我卻如何奈何得他。又劉高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卻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文武不和。只爲此句寫出。

千古姻鑑。非直神官而已。省得受那厮們的氣。常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槍棒。就夜去了。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漢。背剪綁得宋江到來。看他會法。便連却前文。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一箇人得知。連夜便寫了十封申狀。差兩箇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裏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保着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好且說這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公座。那知府覆姓慕容。慕容兩字

賜姓稱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託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爲六十二回作案正欲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喫了一驚。便道。花榮是箇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審虛實。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原來那箇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三山名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卻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箇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敘禮罷。一面安排酒食款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箇不必問了。連夜做箇囚車。把這廝盛在裏面。頭上抹了紅絹。插一箇紙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里敢分辯。只得繇他們安排。

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拏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黃信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拏了他悄悄的藏在家裏。花榮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恁的卻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卻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我卻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說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卻似囊中捉鼈。手到拏來。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幙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箇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麼。軍漢答道。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敘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繇。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讐而誤公事。黃信特差黃某齎到羊酒。前來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

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箇正知寨，只是他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黃信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敘三杯了去。」黃信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黃信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箇並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攜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黃信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三箇人都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黃信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黃信劉高答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笑道：「妙哉。」黃信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閒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

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拏副臺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滿飲此杯。黃信接過酒來。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黃信有十數箇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幔裏走出三十箇健壯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叛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你。家老小。此却不是黃信交情。正是文章要發。花榮叫道。也須有箇證見。黃信道。還你一箇證見。教你看真賊真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黃信無移時。一輛囚車。一箇紙旗兒。一條紅抹絹。從外面推將人來。花榮看時。卻是宋江。目睜口呆。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紐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着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休。